



方  
纪  
小  
说  
集

FANGJI  
XIAOSHUOJI

书名题签：茅盾

方纪小说集

方纪

---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10 5/8 插页 3 字数 236,000

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6,000

---

书号：10151·529

定价：0.96元



方 纪

方化同志：表示敬意。手寫  
之書名，茲寫好附上。其實我  
寫的字不好，不及您以左腕所  
寫之左章字。左腕寫之章字向  
細如山園好。實為欣佩。密次  
您為自寫書名而題曰左腕自  
書，那就更好了。又與，已煩  
撰就。

牙附

一九四二年  
三月七日

建議題書名的扉頁上左腕  
自書書名如何？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魏妈妈.....           | 1   |
| 纺车的力量 .....        | 11  |
| 老桑树下的故事 .....      | 29  |
| 楔子 历史 .....        | 29  |
| 一、故事的开头 .....      | 34  |
| 二、赵大山和周小霞 .....    | 38  |
| 三、过年 .....         | 43  |
| 四、新时代 .....        | 49  |
| 五、农会主任 .....       | 54  |
| 六、村长 .....         | 58  |
| 七、生活 .....         | 62  |
| 八、赵大山回来了 .....     | 68  |
| 九、父亲的死 .....       | 74  |
| 一〇、“老桑树下的战斗” ..... | 79  |
| 一一、赵福顺的小酒铺 .....   | 85  |
| 一二、五月 .....        | 90  |
| 一三、在艰苦的日子里 .....   | 96  |
| 一四、一个女人的命运 .....   | 103 |
| 一五、土地 .....        | 107 |
| 一六、爱情 .....        | 114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一七、胜利以后 .....          | 120      |
| 一八、纠纷 .....            | 126      |
| 一九、老桑树下的客人 .....       | 130      |
| 二〇、“贫农路线” .....        | 135      |
| 二一、黑信 .....            | 142      |
| 二二、老魏 .....            | 148      |
| 二三、群众的意见 .....         | 153      |
| 二四、共产党员 .....          | 159      |
| 结尾 老桑树下办喜事 .....       | 163      |
| 副排长谢永清 .....           | 168      |
| 秋收时节 .....             | 176      |
| 不连续的故事 .....           | 188      |
| 开头 .....               | 188      |
| 第一篇 一个人怎样会变得聪明起来 ..... | 192      |
| 第二篇 仇恨和解了 .....        | 204      |
| 第三篇 懒人不是生就的 .....      | 218      |
| 第四篇 “人心是块坏肉”吗 .....    | 231      |
| 第五篇 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 .....    | 243      |
| 园中 .....               | 259      |
| 晚餐 .....               | 277      |
| 开会前 .....              | 287      |
| 来访者 .....              | 296      |
| 一条值得继续探索的路 .....       | (弋兵) 330 |

## 魏 妈 妈

——记谈话

你问我咋到咱边区来哩？噫，我跟你说了：

俺是河南的。老俩口守着两个孩子。大的十六了——我说的是前年，一九四二年——在油坊里给人家作工；小孩子才十二岁；他们还有个姐姐出嫁了。有点点地，没牲口，还有两间破房子。一家四口过苦日子。

前年冬里，保长说要抽丁。说的是“长子不要，孤子不要”，可是小儿子还小哩，人家就要俺大儿去。我说：

“大儿也还不到年纪么！”

不到也得去。不去就得给钱！你想，我哪有钱哩？他们今天收这，明天要那，收一回一个名——人家都有名哩！什么官马费、保甲费、牌照税、卫生捐……多哩！有百十来样，我没那闲功夫替他们记。

我没钱，只得说好话，说好话挨了人家一鞭子；挨了鞭子还得磕头；磕头也不中！眼看人家从油坊里把孩子抓走了！你说，我可不哭咧……哭到学校里，请先生给咱们说个人情。先生说：

“孩子这么小，他爹偌大年纪，你把人家孩子捆走可咋算

呢！”

保长没吭气，走了。孩子跑回家去——这孩子念过两天书，懂事着哩，心里早存着劲到咱八路军来。他有几个同伴在这边，他知道咱这好。他说：

“娘，他们抓，再抓我就当八路军去！”

我说：

“可不敢！啥八路九路的，还不都一样！”你说：咱那时候就想不开，不知道咱这好，就是舍不得孩子。“在家里有稀吃稀，有稠吃稠，只要跟娘活在一块儿。”

我也知道这事没完，抽了一回又一回。人家都说：“‘打下粮食是保长的，养活孩子是老蒋的！’反正也保不住。可是过一天总是一天呀……”

果不然，第二天，保长又来了，带着两个保卫团就把咱孩子抓到局里去啦！

我这大年纪了，还怕个啥呢？反正也豁出去了！我就跑到局里，找局总去摆摆理。我说：

“他那个孩子，咋能闹枪？你就是抽丁吧，他又是长子呀，长子也还没到年纪哩！”

局总跟俺说：“到县里集训队去么，你怕啥？集训队又不开！”

说着说着就把俺孩子送到城里当了集训队。我去看过他，一天两顿稀饭，没汤没菜，吃得快的吃两碗，吃得慢的就没饭吃！我看咱孩子饿的那样，心里能不难过？可咱家里也没啥，煮了点红薯给他送去，还纺了点线子，想变点钱，好给咱孩子垫补垫补。

刚进城，就听人家说，集训队要开了。天呀！我丢下线子



就跑，跑进集训队门口，把门的不让进。

“哪里钻，老婆子！”

“看俺儿子么！你们要把俺儿子开走了，还不让我看看！”

我一边说着，就往里挤。他也拦不住，我就挤进去了。

到了院里，院里静悄悄的——人家正在讲道理呢！我听见那个队长说：

“这回谁要在路上开小差，抓回来就枪毙！”

枪毙？这还能行！我走到门口，可没敢进。站了一会儿，人们出来站队了，我一个挨一个地瞅着，也没看见俺孩子。后来我就站到墙角落里等，看人们站好队了，我就叫：

“石头！”

他转过脸来，我认出了俺孩子。

“你出来，你爹在这等你。”

他没敢吭气。那个队长看了我一眼，又在那里讲了几句啥，我也没心去听，一直眼巴巴地看着咱的孩子，生怕一离眼就再看不见了。后来他们散了队，各人来拿个人的行李，石头过来了。

“你咋走呢？”

“咋走？走路上再说……”

“你走了，叫俺老俩口子咋办。”

他低着头，板着脸，没吭气。

“你可不敢走……”

我还没说完，人家就集合了。队长一只手提枪，一只手拿鞭子赶：“走，走，走！”硬把我的石头抢走了……

天下着雪，满天白华华的一片。一霎，身上就落了厚厚的

一层，我想：

“这大冷天，孩子连双棉鞋也没有，咋能走道呢？冻也冻死了！”

我想回去连夜给孩子作双棉鞋去，可谁知，俺孩子走哪去哩？

我一路走，一路哭，先是小声哭，后来越哭越伤心，越哭声音越大……很多人围来看我，劝我。他们说：

“别哭了，老人家，孩子做了官回来，你也有福享……”

你看，他们还想着做官呢？做梦吧！

我一路哭回家里，见了他爹就闹：

“你说咋办吧？孩子给人家抓走了，叫我们老俩口子咋活呀……”

老头一声也不吭，板着脸，阴沉沉的，老是坐在炕角上抽烟。小孩子也拉着俺的衣裳流眼泪。

一整夜，谁也没睡着。他翻个身；他哼一声，谁也没睡着。他翻个身，我也翻个身；他哼一声，我唉一声。一直到鸡叫，他爹爬起来，披上棉袄，拿了根棍子，跟我说：

“石头他娘，我看咱闺女去。”

就走了。天还下着雪。一整天，我不想吃，也不想喝；里摸摸，外转转，总好象掉了啥东西，心里空空落落的，想着想着就又哭起来了。……

天黑了，雪还没停。石头他爹也不回来。谁知道他是看闺女了呢，还是做啥？……俺拉着小孩子，顶着雪，到村外路头上去等。我自己也不知道是等他爹呢，还是等石头！

小孩子老问：

“娘，娘，哥哥多咱回来呢？”

我听着这话，心里就象刀子扎！我想：这回算完啦！大儿子给人家抢走了；老汉到这么黑还不回来，谁知道又咋样了呢？……

我回去，一直坐了半夜，也不脱衣裳，也不睡觉；靠在炕头上，想一阵，哭一阵，哭一阵，想一阵。越想这日子越没法过！

快半夜时候，听见街上有人走路，又听见有人轻轻敲门。

“石头回来了……”

这是他爹的声音。我不知道是高兴呢，还是害怕；心里发抖，腿也发抖，开门的时候手抖得更厉害。

我一看到石头，眼泪可就出来了。没敢吭气，怕人家听见了。轻轻把门门上，回到屋里。他爷俩衣服都湿了，也没个火烤。灯也不敢点，摸着黑说话。

“你咋办哩么！”

“别吭，”他爹说，“我早想好了，把石头带回来，给你看看，——就送他到那边去。”

“哪边？又把俺孩子送到哪边去！”

“那边，那边就是那边么。你老糊涂了！”老头子生气了。

“那边，八路那边……”石头悄悄地说。

他这一说，我心里也明白了。可就舍不得咱孩子。

“那边还不一样……”我说。

“一样？可就不一样哩！在家你能保得了？”

石头就跟俺说，八路军咋好咋好，同伴们怎样给他捎话带信的劝他去。

我看他爹，他爹也看看我。我没啥说的了。就问：

“多咱走呢？”

“就走，”他爹说。摸摸索索地从炕洞里掏出来个小布包，里头包着十几块钱；又摸了个小口袋装上点米。

“走吧！”他对石头说。

石头站起来，把米背上，看了看他兄弟还睡着，就跟我

说：“娘，我走了，这回可别难过。那边不象他们这，比在家里强。以后……家里实在混不下去，就往西北走，那是个好地方。”

我心里难过，舍不得孩子。可在家也保不住呀！俺拉着孩子的手说：

“娘知道啦，你走吧！好好干，人家叫你做啥就做啥……可记住常往家捎信，不要忘了你娘……”

说着说着，眼泪就出来了！拉着石头一直说到门口，又跟他爹说：

“把孩子送到了，你可就回来。”

“知道咧。回吧，雪大哩。”

我瞅着他爷俩在雪里走远了，回去躺在炕上，还是睡不着——谁知道俺孩子到那边咋样呢！

我合着眼想：也许到那边是少吃没穿的，挨打受气？唉……我又仿佛看见俺石头吃得红红胖胖的回来了，象俺到这以后看到他那样子……接着又听到有人敲门，人家又来抓俺孩子！我吓醒了——天也亮了。

刚过了两天，镇上就来了三个保卫团，气势汹汹的，一脚把门踢开：

“人哩？石头跟他爹回来了！”

“没有！”我说。我糊弄他们。“我还没跟你们要人哩！”

他们屋里院外，乱翻一通，连柴禾堆里也翻开了。我立在一边，又是气，又是笑。就骂：

“你们这是做啥呀？又不是土匪，要抄家么……”

“抄家就抄家！”一边说着，连我纺的一点线子，也抄进他们口袋里去了。

“没人？没大的就带小的！”

小儿吓得直哭，抓住我的衣服乱躲乱藏。我拉着孩子，跟他们说：

“说啥？带小孩子，给你实说哩：大儿给你们抓走了，他爹给你们逼走了，这会要俺小孩子，死了你的妄想心吧！要去我跟你们去，孩子不能给！”

他们就要捆俺孩子。这时来了好些人，东邻家，西舍家，又是说，又是劝，要我给点钱吧。我说：

“没钱！”

众人死说活说包了十七块钱，还是借的，算把他们打发走了。

快过年了，老头还不回来，又不知道石头到那边到底怎样。家里要啥没啥——还藏着一斗多麦子，也没敢吃，就那么窝窝囊囊的过了个年，连顿饺子也没吃上！

大年初一，人家保长就娶小婆子。三里长街摆满了桌子，又是马，又是轿，又是号，保卫团挂着盒子炮，送酒的，送肉的，整猪整羊往家抬……好威风！可这才是个保长哩！蒋介石该咋样？

我越看越生气！

“威风吧，威风吧，看你还能威风几天！”我正在生气，

就听见有人叫我：

“魏大娘，魏大娘……”

我回头一看，就是那个捆俺儿子的保卫团，贼眉鼠眼地瞧着我走过来。我一扭脸就往回走。

“魏大娘，魏大娘……”

他在后面跟着叫，三步两步赶到我跟前，嘻皮笑脸地说：

“魏大娘，……上回那钱没花到顶事地方，还不中哩！还得——上面要人哩！……”

我知道他胡说，准是过年短下钱，想找零花。我跟他说：

“没钱！”

“没钱？没钱可就要人哩！”

“没人！”

“你说的可倒干脆！没人可——魏大娘，再包几块吧，再包几块准保没事了……”

我不理他，就往家走。他又是吓唬又是诈。

闹了半天，把我身上七块钱包给他才算完——你说，这还叫啥世道？

正月初七，俺老汉回来了。白天里没敢进村，天黑了才摸回家。我一看可就高兴哩！

“送到咧？”

“送到咧！送到河那边，见着他同学的，人家可好着哪。一去了就让吃饭，小米子干饭，又有菜，又有肉，吃的个美美的。吃完饭，人家就问，你是闹枪呢，还是念书？孩子说念书。人家就把他送到学校里，给了他一个窑洞，两箱子一麻袋书，叫他念好了书再去做事……唉，可好着哩！我活了这大年纪可没见过那号人，难怪人家都说八路军好，待人可亲热着

哩！”老汉笑嘻嘻的一说就一大串。

我也放心了；他兄弟也高兴啦，跟他爹说：

“爹，爹，长大了也把我送去。”

“去吧，去吧！”我装着生气的样子说，“你们都去吧，娘也不要了！”

“娘，娘也去嘛！爹也去……”俺小儿子高兴地笑了。

这几天，刚换了个姓杨的保长，闹的更凶。今里摊，明里派，一天到晚坐在保里要钱要粮，光是麦子就囤满了一通五间的大瓦房，别的那砖墙都裂了这宽个缝！你说有多少？

这个姓杨的也找野老婆。给他野老婆买皮袄，做皮鞋，穿绸挂缎，打扮的花花梢梢；嘴里噙着洋烟，一天到晚在街上胡蹭闲串，正事不干。

有一天，杨保长到俺村里来抓兵，把个老汉打死了。俗话说：“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”村里人气不愤，联合起来，就把个杨保长告了，杨保长也进了城。咱说他进城坐监哩，哪知听人说，他在城里又吃又喝；皮马褂，黑眼镜，拿着文明棍，在城里出来进去，没人敢管。

过了两个月就大模大样地回来了，说是没事了——打死人没事了！

俺老汉说：

“不中啦，世道变了，这边没好日子过了，往北走吧，那边世道好……。”

可不是么，他说的句句是实话。可人哪，就有个想不开，常言说：“穷家难舍，热土难离！”好歹是个出生地么，哪就一下子舍开呢？

到了五月，日子一天不如一天，家里少吃没穿，还得天天

应差。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东摘西借的挨一顿算一顿……指望着麦子收下来再说；可是咱那个老天爷，也怪，到五月还不下雨，秋庄稼种不上，亏了年里雪大，麦子还长住了。可是这能顶个啥？还没收到家里就早没了！捐的捐，税的税，再还点债，连颗麦粒也没剩！眼看着大毒的日头天天烧着，连树叶也吃不上了……

老头说：“走吧！”

走吧！不走等死？穷家难舍也得舍呀！

……………

唉，我五十多岁的人了，过了一辈子苦日子，可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个好地方！

我来这一年多了。石头也回咱延安了，在杨家岭工作，还给我娶了个媳妇。小儿上学了，老头在生产队里搞生产，媳妇在医院当保姆，我跟她在这做点活——咱一家老小，都在这个好地方过好日子。今年冬里，公家发给我棉裤棉袄、新被窝……你说我老婆子还能说啥呢！唉，我五十多的人了，过了一辈子苦日子，可没想到世界上还有咱这么个好地方……

1944年12月，于延安



## 纺车的力量

### —

沈平坐在纺车跟前生闷气。他觉得对付一架纺车，硬是比操纵一部发电机要困难不知多少倍。他记得在大学里学电机工程的时候，用的电机，都没有使他这样头疼过。可是现在，已经整一个上午了。他坐在这部原始的木制纺车前，抽不出一条完整的线来！锭子上还是他开始时缠上去的那几圈稀疏的引线。尤其使他难为情的，是那些纺断的线头，地上、胸前、两个膝盖上和衣袖上，都错综地交叉排列着，远远望去，他的蓝毛布棉衣上，象是添加了白条花纹。风吹过来，开玩笑似的又在他帽子上挂起几条。……老袁走过来的时候，说他这是纺织工人底劳动的标志。他连头都没有抬，象是回答老袁的讽刺，狠狠地摇动车轮，纺车嗡嗡地叫起来。但当他把棉条接上去，一拉，又断了！老袁大声笑着。沈平一脚把纺车蹬开，站起来，望着老袁，用力揉着手里的棉条。

谁能说沈平轻视劳动呢？虽说他是个大学生出身，从来没有摸过镢头把，可是他初来延安参加开荒的时候，以他青年人的热情，手上磨得出血，还以一天开三分生荒的纪录，成为开荒突击手，受到学校的表扬。他凭自己单纯的热情，懂得生产是